

東方物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告白

[illegible]

電話總箱 凡接中央六千四百五十一號至六千四百五十一號者均可與各經紀室通話
三層全樓上 北都 電話總箱 六千四百五十一號至六千四百五十一號

同中拔題而巳相

100

演 淮 夜 今
子 教 娘 三

中國警世好片
滿官野史
(五大本)

影戲說明書

滿時有官名何立章。封居高麗。獨佔一方。家產豪富。威名四震。膝下惟一女。杏臉桃腮。玲瓏可愛。與英國領士之子名李斯。結情以來。其爲密切。幾有暇時。尺素頻通。一日友郎與鄰家姊妹等相偕。至荷花園中撲蝶作嬉。後友郎獨自至石橋上。忽遇李斯。二人相挽坐亭。共訴衷曲。李斯至誠情處。景相樓求諧。友郎素知父性。固難副志願。故即正色拒絕。二人正於囁嚅之間。何立章忽自林中步出。見此情狀。勃然大怒。即呼僕人將李斯捉獲。因於土坑中。此時友郎視之。不覺昏然倒地。何立章徐步上前。挾女入室。翌晨。立章回憶昨事。怒氣未解。自思日後此事破露。家風攸關。於是呼女出。欲殺之。以雪其恨。然想起友郎之母。甚爲溺愛。不禁慟然淚下。既而出決。拔劍相刺。嗚呼一條可憐芳魂。竟向極樂國去矣。是日英領士江爵爺見子不歸。心中大異。使人出尋。蹤跡全無。適有人報其子往何府中遊玩。江領士大駭。因素見何氏容色凶惡。決非善類。今其子至此。必出意外。乃與妻商議。深以爲憂。即修書以招何氏。未幾何氏武裝入室。笑容滿面。江領士見其形跡可疑。怒目相對。後見其言語滑稽。即出刀鎗猛對。何氏不得已。呼其女鎗相譚。及江領妻鎗後。何氏竊取子彈。情形強硬。正於掙扎間。見夫人入室。何氏素爲好色之徒。一見心傾。於是潛約其室中與子相見。江夫人大喜。即促其就寢。至晚江夫人赴其地。何氏入意欲求歡。江夫人則色阻之。詎因視閨門深鎖。無路可出。未幾何氏入室更衣。若有別舉。方竟隙間。適傳婦取毒藥由窗外拋入。夫人大喜。即將毒置於酒杯中。及何氏出。夫人趨前飲。何氏欲其回心。即舉杯痛飲。未已腹中頓作狂痛。何氏知受毒。拔劍猛砍。夫人避之未幾何氏痛極斃命。是時李斯見守園人離去。即從土坑中出。潛行門首。適江夫人走出。二人相見。互抱作悲狀。於是母子相偕同歸。

(續)

初。費與但行民間。後漢。費與而高竊。永嘉之亂。梁丘之易。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未完）

氏之學。

出意外者。許女與姨方轉山嶺下。忽一短衣牽袖面目猙獰之人。自莽中躍出。手持利刃。喝指二女曰。汝輩何去。速將衣銀留下。違者。立送若命。」二女聞言。無從強往。不可理喻。即將上身外衫及首飾等。脫下給盡。盜受之。視許女。貌甚美。頓起淫心。以眼狼之色。轉綻調笑之顏。意欲取女歡不可。茲強行之。將褫其下衣。女情急智生。旋又轉笑謂盜曰。君何急色乃爾。獨不思僕畏羞乎。盜聆言。意其真羞者。立背面而

嫁後。還

者。亦以謀生爲幸。家中縱有僮僕。那雜務。經濟等計劃。無一不親自料理。決未有如中國女子有錢者。便呼奴婢。不是日中遊蕩。賭博。便是遲眠不起。完全居於消費的地位。

(未完)

必先打破

貞節。才可同校。那清白的女子。試問要同校。必先打破貞節。豈不是變學校爲繡房。使松松長格。身一變而爲七十島。這豈不是天誅。男兒以貞節束縛女子。使女子俯首屈服。一任男子玩弄於股掌之上。這是平等的。難道大興娘子軍。排開胭脂障。使男們拜倒於石榴裙下。才可算平等嗎。

別是打馬章台。女則倚門賣笑。這豈是鼓吹解放者的不旨嗎。

韓之先生。既說打破貞節如此……

10

發行所

[illegible]

德羅洋行
 經理
 英大馬路
 電話四四九〇
 西藥
 德羅洋行
 經理
 英大馬路
 電話四四九〇
 西藥

聘 一人南北三拉戲作英
彈拉三弦彈戲笑話四馬路
雙簧喜慶堂會里三士
三樣定期不誤

不登淋濁包愈血清大洋一元
福格里維克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玉孫

藥本立效
只取銀
元五
十五
元

細針
無痛
用金
注本
花柳病注射明里德國寶牌六〇六

進去。去丁

他是最有心計的。你可知否？

●紀實
小說一個誤

男子(續)

竟有怎麼不

生歎曰：「你這女計。你那女子進王家媽媽，他自有千里之遙，雪裏有下里不妨。」此言未了，那女子得了甚麼計較，兩個充充飢，沒得睡。」那女子

吾哥聽着這少年的經過一番事兒。所底細。那年被吾就嘆一口氣說道：「觀不清。到不如讓吾姓徐。家住虹口很多。我是排行第

刀而設罷。

子天眞爛漫，活脫脫一個小神仙。我——在十八歲那年，也到過他這兒。他姓戚，懷右了。他雖然做過幾任縣令，後來反來覆去，那裏做成了大官。不，山的自言自語。賤。後來嫁得個拔出地獄，升於頭陀比專房。自以爲然。然而淪落到如頭陀兒大毛病。所

第一回

前日袁錦雲。食
何等生活。今日
由解放的新女子
看這女子。是很
的。他的談吐。外

1

王爺の妹妹の今日午後三點半鐘。
 請至自由廳一叙。務祈勿却。
 姊紅媽上。